

上

# 以待天倾

马舸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中

# 以待天倾

马舸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下

# 以待天倾

马舸 著

作家出版社

# 以待天倾

ISBN 7-5063-1843-1



9 787506 318433 > ISBN 7-5063-1843-1/I·1829 定价: 48.00元 (全三册)

12475  
1328

马舸 著

# 以待天倾

099017



女子学院 0105410

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以待天倾/马舸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0. 1  
ISBN 7-5063-1843-1

I. 以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: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1159 号

## 以待天倾(上、中、下)

---

作者: 马 舸

责任编辑: 杨 葵

装帧设计: 李颖明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904 千

印张: 37.7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843-1/I·1829

定价: 48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一、秋 考

中岳嵩山，古称太室山，位于河南登封县北。其山由东面太室山与西面少室山相向耸峙而成，山势峻拔，峰峦叠嶂。上有中岳庙、嵩阳书院、嵩岳寺等多处古迹，其中以中岳庙年代最为久远，据言始建于秦，乃最早的道教庙宇之一，历为君王祭祀祈天之地。中岳庙西十里的嵩阳书院，是宋代八大书院之一，程颢、程颐皆曾于此讲学。

嵩山西面的少室山，山势延绵，群峰拔地倚天，突兀争秀，境伟景奇，蔚为壮观，自古便有“九鼎莲花”之誉。

少室山北麓五乳峰下，松竹相依，飞瀑激溅，却别有一番清幽气象。山阴一片茂密丛林之中，坐落着一处肃穆的寺院，因少室山地势而名曰少林寺。

该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，乃孝文帝为天竺僧跋陀落迹嵩山，弘传佛法而建。孝明帝孝昌三年，天竺僧达摩亦来此阐释禅宗佛理，面壁九年，静坐修身。后达摩被世人尊为禅宗初祖，少林寺亦因此名扬天下，誉为佛门胜地。

少林自建寺以来，经逢数朝，默视百代，其间几度兴衰。至明天启年间，早已是风雨千年、众生尊仰的名刹古寺……

这一日正是金秋时节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满山黄灿灿一片，煞是好看。山脚下一条青石道上走来三个僧人，为首一僧六十多岁年纪，脸上虽已爬满皱纹，精神却甚是矍铄，大步上坡，脚步颇为轻快。

这老僧身后二人，年纪都在三十四五岁左右，一个生得高大威猛，目中精光迸射；另一个略显瘦削，目中却不见有何神采。二人跟在老僧身后，都是不住地东张西望，显是第一次来到此地。

只听那高大僧人道：“师父，这条石道恁地宽敞，我看每块青石都有丈余长、尺余厚。当年修时定然费了不少人力吧？”那老僧回头道：“这条石道，据说是唐高宗为表彰寺中僧侣靖国功德命人修造的。嵩山山势陡峻，本就难于行走，这条道却从山脚下迤逦通向寺院，想来其时必费了许多周折。”那高大僧人“哦”了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少林派当年，可风光的紧呢！”那老僧轻叹一声，摇了摇头，又复上行。

三人一路无话，少时来在山门前。那瘦削僧人望了望门楣匾额上“少林寺”三个大字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上前叩打门环。片刻，山门内转出一僧，打量几人道：“几位师傅……”那瘦削僧人道：“烦师兄通报一声，便说五台山显通寺妙清方丈到了。”那少林僧闻言，忙合十道：“不知大师远来，确是怠慢。大师请进。”说罢引三僧入寺。

那老僧进得山门，缓望四周，脸上现出古怪神情。那少林僧见他站着不动，恭声道：“大师且随我到西首禅室少坐。”那老僧微微点头，随在此僧身后。

几人不急不徐，来到一间禅室。那少林僧请几人坐定；又吩咐两个小僧上茶，跟着道：“大师少候。小僧这便去禀告方丈。”说罢出门去了。那老僧坐在室内，浏览四壁，神色变幻不定。他

身旁两名弟子则面色阴沉，不辨喜怒。

约过了一盏茶光景，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。那老僧原本端坐不动，听到声音，目中精光忽盛。只听门外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师兄远道而来，有失迎迓，失礼莫怪。”屋内老僧站起身来，朗声道：“贫僧来得冒昧，还望天心方丈恕罪则个。”话音未落，门外缓步走进一僧，看年纪总有六十多岁，白须白眉，气色红润，不矜而庄。

屋内两个年轻僧人见这老僧走入，都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，合掌问讯，心下却想：“这人便是少林天心方丈？”这慈眉善目的老僧，正是少林方丈天心。他与几僧问讯过后，便不再开口，注视那老僧，微现愁容。

那老僧笑道：“二十年不见方丈，方丈一向可好？”天心淡淡地道：“日月若驰，光阴如箭，还好，还好。师兄远来，且请到方丈中一叙。”言罢引三僧出门，向东打了几个转折，来到方丈禅室。

天心引三僧入室坐定，沉吟半晌，方道：“师兄此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那老僧冷笑道：“方丈何以明知故问？”天心皱起眉头道：“陈年旧事，师兄何必常挂心怀？你我皆近古稀之年，此等虚位，定要如此认真么？”那老僧凄苦一笑道：“二十年前愁何状，皓首思来犹未平。方丈但守誓约，不必多言。”天心黯然道：“前罹浩劫，惊悸犹存，今再自噬，其痛何如！师兄乃智明之士，望能稍念香火之情。”那老僧眉锋一挑道：“当年我师兄弟惨遭欺凌之时，方丈可念过香火之情？”天心的长叹一声，顿口无言。

沉默良久，那老僧道：“少林乃武林百世之师，方丈亦可算各派领袖，望能不负前言，还老衲一个公道。”缓缓起座，又道：“老衲师徒三人既来嵩山，只得叨扰方丈了。”天心道：“师兄不必客套。老衲已吩咐沙弥，为几位备下禅房。”那老僧微微一笑，

与两名弟子出门去了。

天心忧情大起，遂唤底下僧人道：“请僧值和首座来，便说我有要事相商。”工夫不大，门外走进二僧，年纪都在五旬开外，一僧肥肥胖胖，满面红光，正是寺内僧值天宝；另一僧身材魁梧，阔面虬髯，乃是罗汉堂首座天际。二僧与天心同师学艺，天心做了方丈后，便命二人分坐僧值、首座之位。

天宝见师兄面色阴沉，上前道：“方丈面有忧色，不知出了何事？”天心惨然道：“二十年前我寺一劫虽已弥平，却种下许多祸端。今妙清来寺重提旧事，意欲滋事。我观其言行，料不能善了。”天际道：“莫非他仍觊觎方丈之位，不肯干休？”天心愀然点头。天际怒道：“当年他师父活着，仍斗我们不过，今日他势单力孤，更是不足为惧。想是他在外数十年，学了几手自鸣得意的手段，每日坐大，便起了这等痴心，难道我师兄弟怕了他不成！”天心不悦道：“师弟修行几十年，仍是这般火气，哪有出家人的气象？想来这方丈之位，原本是他师徒的。况当年有约，你我岂能仗势？”天际被师兄训斥，面上一红，低头不语。

天宝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妙清二十年来寄于五台，定是痛下苦功，以有远图。他当年武功便在我等之上，此时恐怕……”天心长叹一声道：“二十年前妖邪寻衅，致使我同门相残。往事历历，犹在眼前，令人常怀余悸。今若再任此孽孽相循，真不知又要生出怎样的横祸来！”

天宝、天际似也想起什么，一时均各无语。此时窗外秋风瑟瑟，百叶枯凋，三人心中皆起了不祥之感。

过了一会，天宝开口道：“看来化解此劫，只有一法了。”天心、天际同时问道：“有何办法？”天宝道：“妙清当年最敬服空如师伯，何不请师伯去劝解于他？”天心沉吟道：“师伯素喜清静，老衲已有数年不曾见他。师兄弟中只有你合他的脾气，还是

你去请他为好。但盼师伯能芟夷这股戾气。”天宝答应一声，迈步出门。

天心见天宝去得远了，喃喃道：“二十年了，他终于坐不住了。”天际道：“方丈师兄素来从容，何以妙清一到，便生出这多忧虑？那妙清武功即或高过我等，终难脱出我少林区囿，难道他真能技冠全寺不成？”天心愁眉紧锁，低声道：“便只怕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”天际不解道：“师兄此话何意？”天心目视窗外，缓声道：“看来江湖之上，又要有一场轩然大波了。”

天际如堕云雾，正要细问，忽见一僧快步走入道：“南少林下院天恕方丈来书。”天际忙接过来书，递给天心。天心拆开书信，看了几遍，释然道：“难得他有这等胸襟，善哉，善哉！”天际道：“他信中说些什么？”天心道：“天恕方丈说，二十年前的往事已如云烟过眼，他不愿再提了，还说曾致书于他师兄妙清，劝其摒弃前嫌云云。”说着将书信递给天际。天际浏览一遍，疑道：“天恕当年心胸狭窄，为人最是阴鸷，何以数年之后，竟变得如此开通？”天心道：“此事虽然蹊跷，但他不来，总归是好事。”

正说间，天宝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一个老迈的僧人。只见这老僧七十多岁年纪，面相凄苦，神情冷漠，穿一件灰色僧衣，右边袍袖空空垂落，显是齐根断了一臂。

天心、天际见了此僧，连忙施礼道：“师伯安好。”那老僧并不还礼，面无表情道：“方丈传唤贫僧，不知有何垂询？”天心道：“师伯可记得二十年前之事？”那老僧原本木讷，闻言神色骤变，继而摇头道：“浮生若梦，贫僧怕是忘了。”

天心见老僧不悦，赔笑道：“不瞞师伯，妙清师兄已如约来寺了。”那老僧道：“该去的终归要去，该来的也一定会来。他本是好胜的心性，又怎会不来？”天心道：“师伯说得是。只是弟子

110666

不忍重蹈旧路，故欲请师伯出面，劝导于他。不知师伯意下如何？”那老僧顿足道：“冤孽！真是冤孽！”不置可否，转身向门外走去。

天际急道：“师伯，您……”迈开大步，便要追出。天宝拉住他道：“师伯面冷心慈，想必已答允了。”又向天心道：“若师伯也说他不动，却该如何？”天心并不答话，失神道：“只盼他不入江湖才好。”天宝道：“方丈说的是谁？”天心摇头道：“老衲胡乱猜疑，或许不对。”天宝、天际面面相觑，均自生疑……

那老僧出门之后，向门外小僧问了妙清师徒住处，迈步向西走来，三转两转，来到一间禅房前。悄立片刻，正待开口，忽见室内走出一僧，满脸笑意道：“不知空如大师驾到，贫僧失礼了。”说着便要跪下身去。那老僧微微一笑道：“妙清方丈不必客套。”手臂轻抬，托住妙清手肘，拉着他缓步入室。

二人坐定，相视许久，妙清道：“数载不见大师，大师依然健硕如昨。想昔日多承教诲，心下时常感念。”空如笑道：“岁月如刀，愚智难逃。今日得见故人，也自窃喜。”妙清慨然道：“当年蒙大师错爱，得授‘伽蓝指’神功，使贫僧一生受益。每每思及，常念大师之德。”空如道：“贫僧年轻时性情愚忤，专骛微末之技。方丈乃上智之士，切不可因此自误。”妙清点头称是，心下却不以为然。

空如见状，摇头道：“看来虽过了二十年，方丈却依旧如我，未能彻悟因果。”妙清笑道：“前番既已有因，此刻岂能无果？贫僧冒昧前来，正是求个始终。”空如道：“难道方丈定要争个谁是谁非么？”妙清不语，只是低头冷笑。空如心中不快，说道：“实则天下本无是非，只因众生各怀私欲，才生出诸多夙怨口舌。贫僧此来，只盼方丈……”一语未了，忽听妙清冷冷的道：“大师

乃贫僧素所仰慕之人，望能收回说词，以全前谊。”空如一怔，叹息道：“这么说，贫僧来得可是冒昧了。”站起身来，便要出门。妙清忙起身道：“贫僧语多漫对，大师休怪。”空如一笑，迈步便行。

只听妙清从后道：“贫僧有一事不明，还请大师指教。”空如回过头来，见他目光闪烁，疑道：“方丈所问何事？”妙清道：“贫僧数十年不来宝刹，来此不到半日，却看出些古怪。”空如道：“有何古怪？”妙清道：“贵寺之中，隐隐然伏着一股王者之气，寺后山坳之中，却腾出一团暴戾之气。按说二气相冲，势难同存，何以渐有聚拢之意？这却令人着实费解。”

空如沉声道：“方丈究竟要问什么？”妙清嘿嘿笑道：“贫僧不过随口说说，并无它意。”空如双目如电，凝视妙清道：“方丈既来践约，想必已练成了惊人的手段！”言犹未了，右面空荡的袍袖无风自起，疾向妙清头上卷落。妙清惊觉劲风扑面，撩起右掌，搭向来袖。前臂刚触及袖角，猛觉袖上裹着一股雄浑之极的大力，沛沛然实是无可抵御，慌乱之下，只得向旁疾闪。不期空如一条大袖比手臂更是灵巧，中途打个转折，又向他背心拂来。

妙清年轻时曾得对方传授武艺，知这位师伯一身武功已到炉火纯青之境，此时虽只挥袖轻拂，但如受得实了，却比刀削斧砍更具威力，当下双掌齐出，迎上来袖。只听“砰”地一声，妙清已被震出一丈开外。说也奇怪，他双脚离地而起，落地时却似有人轻轻将他放下，两条手臂全无酸麻之状，心下不由一惊：“他二十年前毁了一臂，武功怎还恁地精强！”

却听空如凄声道：“罪过，罪过！原来你师徒果是如此。”满目伤愁，转身去了……

天宝、天际听师兄喃喃自语，本要出言相询，但见天心目光

呆滯，頗有些魂不守舍，也便不再追問。三人默默相對，各有所思。須臾，天寶、天際起身告辭。

天心于二人去后，心中煩躁不減，獨自在室內轉來轉去，臉上陰云竟是愈聚愈濃。忽听背後有人輕咳一聲，回頭看時，却是空如去而復返。天心快步上前道：“師伯此去，可說動于他？”空如搖了搖頭。天心盯住他道：“師伯看妙清此來，果是來爭方丈之位么？”空如嘴唇輕動，似要說些什麼，既而嘆息一聲，垂下頭去。天心道：“師伯有何難言之隱？”空如噓了口氣道：“由孽而始，自要以孽而終。老衲行將就木之人，也管不了這些了。”說着迈步出門。天心追出門來，低聲道：“那……那人還好么？”空如冷笑道：“你好我好，大家都好。”揚長而去，走得无影无踪。

却說少林寺雖為清靜佛門，但歷來便有習武之風。相傳少林技擊之術為達摩祖師初創，實則却是寺內僧人窮年極月，苦心研磨而成。因其百煉千錘，精深博大，江湖各派皆得其惠，是以少林雖不欲名顯于世，武林中却皆推其為百世之師，言法領袖。

少林位尊榮高，但自來戒律森嚴，門下弟子便有好勇斗狠之徒，亦深自收斂，不敢使性妄為。無奈是非江湖，實多不虞之禍，少林僧縱有謙沖恬退之心，亦難免與世瓜葛，垂寺千年來，不知結下多少夙仇積怨。故寺中代代皆有武僧專心向武，以備不測，更于每年深秋之季設下大考，以驗眾武僧平素功課淺深。

這日清晨，秋風蕭瑟，枯葉滿地，白衣殿內，群僧肅立。方丈天心端坐首位，天寶、天際伴于其右。天心左側坐着一個老僧，双目半睜半閉，面上似笑非笑，正是五台僧妙清。他身后立了二人，乃是他同來的兩個徒弟。

大殿東西兩側，坐着數十位僧人，西面一排紅衣僧人盡已老

迈，个个慈眉善目，面色平和，乃是达摩院的数位长老。东首坐了数人，年纪均在五旬开外，个个龙精虎猛，目光犀利，乃是罗汉堂十几位带功师傅。余下上百名年轻武僧，均着紧身僧衣，束手立在当地。此时殿内僧众虽多，但人人屏息凝神，偌大一个白衣殿上，竟是一片死寂。

静默有时，只听天心道：“今日为本寺武僧每年一度的秋考，众僧苦练一年，也有分晓。尚有幸五台山妙清方丈驾到，你等不足之处，妙清方丈自会一一指点。老衲这里先谢过师兄了。”

妙清哈哈一笑，起身道：“老衲何许人，敢指教众位高僧？方丈有此一举，足见守约。此事前因后果，也无须说与众人，各位达摩院长老自是心知肚明，还望能秉行公正，不偏不倚。老衲这厢深谢了。”说罢向西首一班红衣僧人躬身合十。

他一字一顿的说来，众僧皆不明其故，心想：“他五台山虽是佛门胜地，但与本寺向无瓜葛。这僧人说什么‘足见守约’、‘秉行公正’云云，不知是从何说起？”众僧心下狐疑，只有达摩院数位老僧低宣佛号，缓缓点头。

天心笑望妙清道：“不知师兄如何践约？大小事宜，老衲师兄弟等悉听吩咐。”妙清道：“当年方丈并令师以多为胜，颇为人所不齿；今日我师徒三人，更逊当年之势。听方丈之言，仍有以众欺寡之意，看来千年古刹，众僧云集之地，却没有公道可寻呢。”话音刚落，东首一僧愤然离座道：“大师要比武甚是便利，如何在此蛊惑人心！难道单打独斗，你便能稳操胜券么？”众人循声望去，见此僧五十多岁年纪，燕颌虎颈，身材高大，正是天心的同门师弟天刚。

妙清冷笑道：“老衲不敢妄自尊大，但求讨个公道。想来天刚大师这些年‘大罗汉掌’练得更精纯了吧？”言下大有奚落之意。天刚正要发作，却见西首红衣长老中站起一人，说道：“我

少林千百年来领袖群伦，岂无公道可言？方丈大师亦我寺中故旧，如何出此毁谤之言？今日既有老衲等在座，总要使你无憾而去。这一层还请放心。”妙清笑道：“空觉大师犹念香火之情，确是难得。只怕心中仍存亲疏，分了轻重虚实。”原来这空觉僧乃天心等人同门师叔，故妙清有此一语。

空觉年老气沉，并不介意，天际却奋袂而起道：“我师叔是何等身份，既言给你公道，又岂能食言？大师若有本领，大家比过便是，唠唠叨叨，令人气煞。”

妙清道：“首座大师既如此爽快，老衲也不复赘言。”侧身对天心道：“老衲有两个不成器的徒弟，学了几手稀松平常的武功。今日我师徒三人，便与各位比上三场，双方谁能胜得两场，便算胜了。只是与我这徒弟比武者，须是方丈师兄门下的弟子才行，而老衲愿向方丈师兄中任一人请教。”言罢傲睨众人，状甚轻慢。

殿上不少武僧都是天心、天际的弟子徒孙，猝闻此言，不约而同地想：“这和尚言下大有必胜之意，如此有恃无恐地来我少林寻衅，岂不将合寺僧众都小觑了么？”人人面现怒容，暗生敌忾之心。

天心微微一笑道：“师兄此法倒也可行，只是拳剑无眼，易造杀孽，这……”妙清道：“老衲师徒三人都是井底之蛙，受不了众神僧的三拳两脚，只需各位手下留情便是。”众僧见他言语虽谦，脸上却尽是讥讽之意，都不由心生厌憎。

妙清又道：“比武之事，方丈虽慨然允诺，但其后之事，方丈却未当众言明。”天心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师兄并令高徒若胜，老衲便将这虚位拱手相让。”此言一出，满座皆惊。一千年轻弟子心浮气躁，顿时哗然；众老僧则默默不语，神色冷峻。

忽听东面一人高声道：“要是你们输了，却又如何！”一言出

口，声若奔雷，直震得殿顶悬钟也嗡嗡作响。众人听在耳中，只觉此话实是送到了自己心坎上，均想：“是呀，若是你们输了，又该怎样？”

妙清干笑两声道：“天弘大师这‘狮子吼’神功也算颇为了得，却无须到处乱用。”说到这里，突然眉锋一凛，傲然道：“我师徒若败，今日必自尽于诸位面前！”这一声聚力而发，犹如春雷乍响。众人猝不及防，心头俱是一震：“这老僧枯瘦矮小，内力怎会如此了得？”群僧初见妙清行止傲慢，都暗暗不忿，这时慑其威势，心里都冒出个念头：“说不定他师徒三人，今日真能夺了方丈之位！”

只听天心道：“我等皆佛门弟子，岂能有自戕之举？师兄言重了。慧心，慧宁，你二人便下场请两位师兄指点一二吧。”一言甫毕，西面人群中走出二人。这二人身高足差了一尺有余，一僧大手大脚，身材魁梧之极，凝立当地，端的不厉而威。另一僧却胖胖墩墩，甚是可笑。

众僧见天心唤出此二人，都长出了口气，心想：“有他二人上场，对方武功再强，怕也占不到便宜。”原来这二僧皆是慧字辈中数一数二的人物，高个僧慧心乃天心门下首徒，随师二十余年，内外功俱已臻颇高境界。矮个僧慧宁，乃是天际的弟子，一身横练功夫更是侪辈佼佼，无人能及。二人均知此是师门大事，哪敢有丝毫怠慢？来到大殿当中，向天心躬身施礼。

妙清见二人步法凝重，目光皆莹蕴含蓄，知非易与之辈，回身对一人道：“了禅，你去领教一下少林派的绝世神功吧。”那人答应一声，拧身纵起，如一只灰色蝴蝶，轻飘飘落在殿中。

众僧见这人身法曼妙，各吃一惊，及见他立在场中，身躯高大威猛，更是诧异：“以他这等躯干，竟能施出如此迅捷飘逸的身法，可真是了不起！”